

主 编 / 邵汉明 祖国华  
副主编 / 陈一虹 周笑梅 常 江

MAKESIZHUYI ZHONGGUOHUA XINTAN

#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探

下册

長 春 出 版 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MAKESIZHUYI ZHONGGUOHUA XINTAN

#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探

下册



主 编 邵汉明 祖国华

副主编 陈一虹 周笑梅 常 江

長 春 出 版 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探:全2册 / 邵汉明, 祖国华

主编. —长春:长春出版社, 2013.12

ISBN 978-7-5445-2743-9

I. ①马… II. ①邵… ②祖… III. ①马克思  
主义-发展-研究-中国 IV. ①D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78680 号

##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探

---

主 编:邵汉明 祖国华

责任编辑:胡 新

封面设计:尹小光

---

出版发行:长春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0431-88561180

地 址:吉林省长春市建设街 1377 号

邮 编:130061

网 址:www.cccbs.net

制 版:渲彩工作室

印 刷:长春市利源彩印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

总 编 室 电 话:0431-88563443

邮购零售电话:0431-88561177

开 本: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字 数:750 千字

印 张:54.75

版 次: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2000 册

定 价(全 2 册):120.00 元

---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厂联系调换

印厂电话:0431-84519908

下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探索

XIACE

第六编

价值观研究

## 从“实在论”走向“价值论”的当代哲学

常 江 胡海波

“价值问题”作为哲学研究的主题根源于人的价值性存在方式。以人、价值与哲学三者的内在统一性关系为思想前提,哲学在本性上就是一种研究人的“价值问题”的学问,它以反思意识的形式来表现人对自身性质、生活价值的理解,以及对人未来发展前景、理想境界的追求。如果承认人的特有本性在于其价值性,就必然同时承认哲学在根本上应该是一种以“价值”为本性的学问。“价值问题”作为哲学的主题,以往的哲学形态或思想观点中已有所表征,特别是现代及后现代哲学家的各种理论对哲学的理解已经形成了从“体系意识”向“问题意识”的转变。然而,这种转变只是停留在哲学研究的对象与旨趣的层面,尚未形成在哲学范式转变上的自觉,即便提出哲学范式的转变问题,也因为束缚于“价值问题”的原有研究模式而找不到真正的出路和方向。如若不实现哲学范式的转变,“价值问题”的研究就会停滞不前,事关人类“命运”的“价值问题”就不会成为哲学研究的主题,哲学的研究也不会以合乎哲学本性的方式来展开,哲学的功能与意义就无法彻底实现。因此,对于哲学的“价值问题”的思考,必须通过建立新的哲学范式而呈现其应有的意义与价值。

### 一 哲学理论范式的时代性转换

哲学是反思人的生命中特殊性和根本性问题的文化形式。哲学的思考总是以理论的形态表现出来,而理论的表达又总要通过一定的思想框架



得以进行,这种思想框架即哲学的理论范式。具体来说,在哲学范式中蕴涵着哲学的基本观念、思维方式与理论逻辑。哲学范式虽然不决定哲学“思什么”,却决定着哲学“如何思”。不同的哲学范式对同一个问题的把握及得出的结论会有很大的差异,哲学范式对哲学的影响甚至具有根本性。因此,哲学范式的变革才是实质意义上的哲学变革。

哲学范式的变革并非空穴来风,从根本上说,哲学范式的转变反映的正是人对自身生存发展、本质追求的目标、方式和内容的改变。在人与哲学内在统一关系的基础上,哲学在历史上的这种发展特点与人的发展特点具有同构性。人的生成与发展是经历了一个从片面到全面、从实然到应然、从肯定到否定再到否定之否定、从混沌的同一到异化自身再到异化之扬弃的无限进化过程。与人的发展相应,哲学自诞生时的原初形态发展到当代形态,可以说也经历了本体论、认识论、实在论、存在论、生存论、价值论等诸多理论范式的转换过程。在此意义上,哲学理论范式的转换与人对自身认识的自觉程度的提高是内在关联的,它在本质上无非是人的发展命运的理性映照与思想体现。哲学对人的把握最终取决于人自身的生命存在状态,只有当人的存在达到一定的高度、人的发展成熟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哲学对人才能实现真正的自觉认识。因此,可以说,哲学理论范式的时代性转换是以人的发展、完善为历史前提的。

纵观整个西方哲学范式演变的历史,我们可以认为是从“实在论”范式向“价值论”范式转变的历史。现代西方哲学家提出“哲学的终结和思的任务”,深刻反映出现代哲学解构传统哲学范式的全部秘密。传统哲学范式实质上是一种“实在论”范式,实在论遵循的是实体性的思维方式,它以实体为研究对象。在实在论范式的统摄下,哲学不再把全部的热情投入到人类的现实生活之中,而是以追求实体的方式为人及其生存寻找根据,并通过探求实体的本质来解释、说明人及其整个生活世界。这样一来,实在论就以物化的方式隔离了现实的、感性的人,以及人的生活世界,在绝对的知性追问中,构建了抽象的形而上学体系,其理论结构中只是存在一个抽去了人的丰富内涵的、抽象的、空洞的人的形式。而且,在实在论思维方式的作用下,哲学所追求的是一种与人的生命活动本身“相异在的”实体性的绝对存在,这种绝对存在无论表现为一种感性的实体,抑或被玄设为一种超

验之物,就其实质而言,都是外在于人的抽象存在物。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实在论的哲学范式失去了对人的生存意义、生活理想的真切关怀,遮蔽了人所特有的“价值问题”,从而失落了人。

“人是否能够在心中超越世界,并在这样做时根本地改变他与实在的关系。这是我们现代文明必须面对的大难题。”<sup>①</sup>当代哲学从实在论范式向价值论范式的转换,实际上是以人类的时代性问题为现实背景,在人类理性思维能力、问题意识及生命自觉程度提高的前提下,真正实现哲学向人的“生活世界”的回归。因此,哲学范式的当代转换,体现的恰恰是人类对自身生存命运关注的内在要求,符合人类对理想生活境界的追求以及生命本性完善的价值取向。这种转换不是期待发展传统式的新哲学,而是期待彻底改变两千多年来西方哲学的面貌。实在论哲学范式对“实体”的思考滋养和哺育了科学化的思维方式,即通过将人“自身相与”的世界分成两个不同世界,并在一种“主客关系”的思维中用一者统一另一者的思维方式。主客关系思维成为实在论范式的哲学思维的典型,也就是我们今天面临的众多人类性危机的思想根源。马克思所引发的哲学范式革命,就在于他以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实现了对实在论范式的总体性逻辑转换。马克思哲学立足于人类现实的生活世界,面对人类生存发展的时代性问题,真正实现了以“人的自由解放”为理想追求的自然观、历史观与价值论的统一。

基于上述理解,现当代哲学范式与以往哲学范式的根本区别,不仅在于它放弃了传统哲学的实在论范式及其认识论基础,而更在于它转向一种超越实体性思维的价值论范式。价值论范式转向的实质,就是要从“实在论”思维范式中解放出来,走向一种立足于人的价值性活动的哲学思维,进入价值论所面对和关注的人的现实生活世界。

## 二 现当代西方哲学范式的价值论取向

当代的哲学研究是建立在对西方古典哲学批判的基础上的。现代以来的哲学家以现代西方哲学为基本背景,在古典哲学终结的意义上对“价

---

① [德]鲁道夫·奥伊肯:《生活的意义与价值》,万以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第54页。



值问题”的人类性关注,主要是基于对知识论形而上学的批判而展开的。后现代哲学对传统哲学的价值批判,也是依此为入手点。与以往的形而上学批判相比,现代以来的哲学批判无论在问题意识上,还是在思维方式上都发生了深刻变化。这种变化的实质就是哲学范式的转变,只是新的哲学范式仍处在探索和建构之中,但我们从现代哲学的基本精神上已经能够感到这种新的哲学范式的“价值论”取向。

考察哲学自身发展的历史与逻辑,哲学“价值论”的兴起是对西方传统哲学观的反思和哲学出现危机时探寻哲学出路的一种尝试。首先把哲学“价值论”明确地作为一种哲学理论形态应归属于德国新康德学派。因为此前的西方传统哲学认为哲学是一种科学知识,与特殊科学不同的是,哲学以整个世界为对象,用严格的逻辑范畴来把握世界,追求世界的统一性和知识的统一性,为世界存在和人的生存寻求理论根据。同时哲学又要研究知识本身,研究认识的可靠性根据和获得并证明科学知识的方法,直到黑格尔主义解体为止,西方的传统哲学观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正像文德尔班所言:“19世纪庞杂众多的哲学形式没有不重复早期的哲学形式的……有一个时期,甚至带回了一种倾向,把人类一切知识都放进哲学之中,又将哲学当作包罗万象的知识”。<sup>①</sup>但是,“价值哲学”预示着一一种新的哲学观念。文德尔班认为“哲学只有作为普遍有效的价值的科学才能继续存在”<sup>②</sup>。哲学不应当是世界的摹本,它不应以世界为对象。哲学的对象、哲学唯一的全部问题就是“价值问题”,而“价值问题”涉及的只是人类的文明和文化、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在哲学的对象应该是“价值问题”这一点上,李凯尔特持有同样的认识:“哲学开始于价值问题开始的地方”<sup>③</sup>。也就是说,在“价值哲学”的主要代表看来,哲学的对象仅仅是“价值问题”。

如果说“价值哲学”的创立者自觉开启了以“价值问题”为哲学研究唯一对象意识,那么作为一种新的哲学立场和哲学理念的倡导者应该首推尼采。尼采深刻地洞见人类已有的文明出现了问题,在一定意义上说,其

① [德]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罗达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925页。

② [德]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罗达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927页。

③ [德]李凯尔特:《论哲学的概念》,《马克思恩格斯同时代的西方哲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583页。

病根就在于知识论的形而上学传统,那么支持传统哲学的价值理念、立场和观点必须被批判性地扬弃。因此,他以“重估一切价值”的思想号角,凸显人类的“价值问题”,并为现代哲学确立了一个方向——把“价值问题”作为中心问题来研究,使哲学由建构性向批判性转变,哲学的性质也由此发生转变。

除此之外,作为西方现象学的创始人胡塞尔同样深刻地意识到科学与价值、价值与意识创造活动的联系。他通过对实证的心理主义的批判,指出科学的基础正处于危机之中,这种危机的根源在于实证主义思想的泛滥。实证主义采取一种“科学的态度”,以一种貌似中立的方式研究世界,把世界看成事实的总和,甚或连人与世界的关系也被归结为一种纯粹客观的事实关系,完全忽视了人与世界的价值关系,从而使我们面临一个没有意义、漫无目的的“世界”。以这种实证主义作为科学的基础,就必然使科学成为与人分离的,失去目的、价值和意义的东西。现象学中的“世界”、“对象”作为人的“意向性活动”构造的结果,申明价值和意义不是由对象给予人的,而是由人的“意向性活动”产生并给予对象的,所以,科学在实质上只能相对于人而言才有意义和价值。有鉴于此,胡塞尔声称,现象学的任务就在于把人们从实证主义的偏执和谬误中解救出来,使人们回归经人改造的、由人赋予意义和价值的“生活世界”。

而存在主义者萨特则直接以价值论的视界,通过对“自在”和“自为”之间的否定性关系的揭示,肯定并强调“人”在世界中的独特地位和能动作用。具体说来,主体追求和创造价值的“超越性活动”使人自身得以不断完善,这个超越性活动的根据是主体的需要,动力是对价值的追求,目标乃是自我实现。超越性的活动,一方面创造价值,使世界成为一个有意义的价值性世界;另一方面是主体将“自在物”化为己有,用超越活动所创造的“价值”来充盈自身,从而实现自身<sup>①</sup>。应当承认,萨特从人的创造活动和情感活动中所展示出来的自为与自在、主体与客体的矛盾中去把握价值,并从人所追求、创造的价值中来理解人,这无疑深化了对人及其本性的认识,对推动哲学“价值论”的发展也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如同现象学由于把客

① 张书琛:《西方价值哲学思想简史》,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第192—193页。

观世界的现象“悬置”起来,只是从“意识现象”中去发现事物的本质和世界的本质,从而最终导致它脱离“人的实践活动”的后果一样,存在主义仅仅从个人的自我意识和心理体验出发去寻求价值产生之内在根源,忽视人与社会实践活动的现实性和整体性,实际上也未能实现对“价值”问题的真实理解。

总体说来,现代哲学家由于意识到哲学终结于“科学”,要求“思想”突破传统的“实在论”范式,这意味着必须在一个新的视域中追问“思”的任务。在“哲学的终结与思想的任务”中,海德格尔认为,科学的意义上哲学终结了;然而,哲学的隐退恰恰是要将人类精神引向更本真、更原始的“思”。它表明思想必须“放弃以往关于思的事情的规定的思”。这就是说,“思”在哲学范式的根本转换中进入“生存论”意义上的“澄明之境”。我们看到,由这种思考确立的“面向思的事情”的哲学转向,是对传统实在论哲学范式的超越,究其实质也就是向“价值论”范式的转换。

我们从西方现代哲学的思想倾向中可以看出,西方现代哲学对于传统哲学的批判蕴涵着明显的“价值论”倾向,只是这种倾向仍停留在哲学研究的对象与意识层面,在哲学范式上还限于传统的路数或形态。正因如此,才引发了后现代哲学对现代哲学反传统的不彻底性的“疑虑”和“不满”,才出现了后现代哲学以“拒斥”或“解构”为旨趣的强烈的反哲学(西方传统形而上学)倾向。当然,后现代哲学的这种极端的、情绪化的理论倾向只能导致“哲学之终结”的结论,而无益于新的哲学范式的创建。

当代中国哲学以现代、后现代哲学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为理论背景,结合中国哲学自身的思想文化传统,在变革哲学观的过程中,也提出了诸如“生存论”、“实践论”、“人学”、“价值哲学”等新的哲学理论。这些理论从根本上说都属于“价值论”,但这些新的理论形态也只不过是实现了哲学向“问题意识”的转变,在哲学理论范式的转变上,尚未形成真正的自觉意识。因此,建立“价值论”的哲学范式应当是当代哲学研究的核心性任务。

### 三 当代中国哲学界的价值问题研究与价值性追求

当代中国哲学的研究已经意识到了“价值问题”的重要性,这主要表现在“价值哲学”的出现。如果把“价值哲学”的研究放在中国哲学界观念变

革与思想解放的大背景中来思考,我们可以这样来看待:“价值哲学”的兴起与研究不仅开辟了哲学研究的新路向,深化了哲学的自我理解,加强了哲学与人的真实生活的联系,而且在实际上起到了使我们的哲学研究从内容和形式上走出教条主义思想误区的重要作用。然而,“价值哲学”研究的进展和影响,并不意味着人们对价值哲学的理解和观点都是合理的,也不意味着“价值哲学”建立起了新的哲学范式。我们应当发现并注意的是:正是由于“价值哲学”的新意和重要影响,人们往往夸大了“价值哲学”作为独立的哲学领域的地位,甚至把其误解为哲学的分支学科<sup>①</sup>。这种理解其实妨碍了“价值论”哲学范式的建立。因此,如何看待、批判“价值哲学”,对于建立新的哲学范式来说是必要的。

“价值问题”是哲学研究的永恒主题,但对于这种问题的研究无须冠以“价值哲学”之称谓。从目前国内外“价值哲学”的主要研究及其成果来看,大多是在未经反思关于哲学与“价值问题”真实关系的前提下,误以为“价值问题”只能由“价值哲学”这一哲学“分支”来研究,并且这种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建构一种与“事实问题”相对应的、围绕“价值”概念建立起来的哲学体系,然后以这种对“价值”的哲学理解为基础,回到现实生活世界去解决实际的“价值问题”,从而影响人们的价值观。应当说,这种理解的最终目的与愿望是没有问题的,但这种研究的方法以及背后所蕴含的哲学观却是有问题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价值哲学”把“价值问题”当作与“事实问题”相对应的哲学研究新的或特殊的领域来对待,从而把自己当成哲学研究的“分支”,这就既遮蔽了“价值问题”的真义又失却了哲学自身。这种实际上在已经被现代西方哲学家多次宣布终结了的实在论哲学范式中所进行的研究,只能陷入抽象概念与体系的无意义争论。这种研究只能加重传统哲学观的困蔽,使哲学重新成为僵死的教条,从而难以实现哲学观的真正转变以及新哲学范式的生成。其二,按“价值哲学”的理解和思路,要先研究出关于价值的哲学体系,然后再应用于实践。这种知识体系在“价值哲学”的研究者看来是至关重要的,如果不明确这些知识,那就无法理解“价值问题”,更无从解决“价值问题”。如果说“价值哲学”得出

① 胡海波:《哲学就是哲学——“价值哲学”批判》,《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3年第5期。

的关于价值的知识是有意义的,这种意义也仅在于满足人们了解这种知识的需要,也即对诸如“什么是价值”这种问题的回答。但如果认为这种知识对于解决实际生活中的价值问题有指导意义,那只能是一厢情愿的幻想。这其实也正是西方古典哲学的无“意义”之所在。关于世界的任何一种抽象知识都无益于人的生活中价值问题的解决,也无助于人与世界及其关系的真正改变,所以这些知识不过是在解释世界,但“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正是以“改变世界”,即使哲学真正回归现实的价值问题的新思路,颠覆了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实现了哲学观的变革。哲学观的变革不在于发现了新的研究对象或研究领域,而在于研究思路的改变。

因此,“价值哲学”的研究对于真实的“价值问题”与哲学研究都是一种南辕北辙的做法。那么哲学应当如何研究“价值问题”?或者说应当如何消解“价值哲学”对“价值问题”与哲学的双重遮蔽,使哲学研究重新回到自身,从而真正在“哲学终结”之后使哲学研究获得新的合法性呢?我们的如下回答,既是对这一问题的理解也是进一步研究“价值论”哲学范式的前提性判断:第一,“价值问题”缘自并蕴涵于人的真实生活世界,研究“价值问题”应当真正把目光以及全部心智能力贯注到人的现实生活世界;第二,哲学的“价值问题”研究应当针对人的时代性“价值问题”,提出真正具有指导意义和思想个性的哲学观。这两个具有原则性的解答表面看来并无新奇之处,但正如“熟知非真知”一样,对于相同的言语表述,在不同的哲学观中的理解可能互不相同甚至根本对峙。

在这一点解答中包含着哲学研究的对象与方法问题。我们所说的回到现实生活世界,不是置身生活之外,把生活中的事实与观念当作哲学研究的“素料”或对象,通过这些“素料”或对象提出抽象的概念并进行抽象的研究,进而建构某种哲学体系,而是把研究融入人类生活的实际过程之中,探寻与把握人之奥秘、时代之精神,不求创立哲学的科学化体系,只求以哲学的特殊方式丰富和完善生命,在“本分”所及的范围内以哲学的方式对人与事有所影响。在研究范式上,不以纯粹的理性思辨和概念化的逻辑推演方式为一统,而是调动自己全部的心智能力去感悟、体认、觉解和创造。

哲学研究的目的与旨趣的问题则是第二点解答所涉及的。从哲学的本性以及人、价值与哲学的关系来看,哲学研究应当提出符合时代要求的、

关于引领人与社会未来发展导向的主张,这种主张也即哲学观,用中国传统哲学的语言表述就是“穷理尽性”的“生命之道”。具有“应然理想”特征的哲学观与只有“知识真理”意义的哲学观有着根本的区别,前一种哲学观可以为人的生活与实践提供真切的、可能的价值指导,而后一种哲学观只能停留在抽象的观念层面,无法真正融入和影响人的现实生活与实践。

真实的“价值问题”意识是当代哲学研究的思想前提,哲学既不是知识的体系,也不可能成为神圣化的教条,哲学在其本性上就是思考人类生活及其世界的“价值问题”的理论。真正的哲学是以“价值问题”为最高主题的学问。反过来说,只有以“价值问题”为最高主题的哲学,才有可能成为真正的哲学。基于上述理解,当代的中国哲学应当形成如下的价值性追求:

第一,真正把握哲学的“价值问题”,是研究与发展当代哲学思想的前提。任何时代的真正哲学都不在这个时代之前的历史及典籍中。哲学的奥秘在人的生命、生活和命运之中。真正的哲学源于思想者对他所处的时代特定人群的生命、生活及生存命运的真诚思考,即哲学总是思想家对本民族的处境、命运及精神追求的深切关怀与真诚思考的成果。这样的哲学必然是具有人文价值指向的。而“哲学就是哲学”,打破把哲学“分科”、“分支”的学科观念,从以“某种哲学”理解哲学的误区与纷争中解脱出来,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解放思想,突破抽象化的哲学观念和单一性的研究模式。只有这样,才能使哲学不会失落自身的价值本性,才会把哲学的目光真正落实到人的现实生活世界,才能创造出真正具有原创价值的哲学思想和新的哲学形态。

第二,以“价值问题”意识解决当代中国人与社会发展所面对的根本问题。哲学中的“价值问题”在根本上反映的应是人的现实生活中的根本问题,它是随着社会历史进程的发展而转变的。这一问题在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主要体现为中国人以“忧患意识”寻求人的“安身立命之道”。在当代,中国哲学应以中国人的“生命智慧”、“文化基因”和“批判精神”去探索自己生存与发展的道理,换言之,当代中国人与社会如何在全球化的复杂背景下确立价值理想,选择价值目标,发展自己和完善自己。这个根本问题是当代中国哲学的思想主题,亦即当代中国人与社会的生存发展之道。



第三,以新的哲学“价值论”范式理解和把握当代的哲学研究。建构当代的哲学思想,其目的并不是为了建构绝对统一的概念体系,而是要把握当代人与社会发展的“真”问题,创造当代人走向未来所需要的哲学精神。所谓当代的哲学思想,是指当代哲学的思想内容与理论形式。当代的哲学思想在其实质上不是从实在论意义上提出来的,而是在当代人现实的精神需求中生成的问题。当代人与社会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所需要的哲学理论,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不应该是以某种统一模式为标准,而应该持有“价值论”的哲学范式,倡导创造富有个性的当代哲学。

原载《理论探讨》2007年第1期

## 执政党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核心价值理念

周笑梅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执政党秉持的价值观作了充分的总结和归纳,其传播和贯彻对于执政党的建设以及国家凝聚力的提升无疑十分重要,而为其传播和构建,还需要对其内核精神高度概括,精炼表述。核心价值理念应当是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核,是其内在精神的高度整合和融合,在形式上应是对核心价值体系的高度凝练和概括。当前,对此进行研究的价值在于:有利于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大众传播与国际传播,促进中央与地方、党与人民群众、中国执政党与世界的有效沟通、互动和协同,从而深入推进执政党建设与发展,推进国家总体战略的实施。

### 一 执政党核心价值理念选择的环境考量

#### (一) 中国传统与西方传统

##### 1. 中国传统

中国传统可以从两个方面看待:一为中国之传统文化;一为中国之社会主义传统,它是马克思主义的延伸及其中国化的结晶。两个方面都是巨大的资源宝藏。中国的传统文化自先秦经汉唐历宋元明清,儒道释融会,博大精深,人文传统极为厚重,创造了无数灿烂瑰宝,养育了无数风流英杰,乃使中华文明浩瀚不竭。然光与影同存,中华文化有之积弊,以至在 19 世纪上半叶的世界文化大碰撞中处于颓势,文化断裂之痛陡生,百余年的撕裂,情牵海内外中华儿女。

然而文化“断裂”并非文化消亡,中华文化之传奇魅力也恰在其凤凰涅槃之无比强大的生命力。改革开放以来,大陆传媒业日渐繁荣,教育日增对传统的观照,加之两岸文化频繁互动,全球华人共续薪火,互联网交流通达四方,致使传统之全面新生已然拉开序幕。

中国的社会主义传统,有根本性的强大的影响力。新中国之诞生,改写了中华民族的屈辱历史,使民族精神为之大振。人民当家做主,党和政府一切行止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社会主义理想使民众的生活、交往模式和心理发生了彻底改观。虽然民众心理在“文革”中发生扭曲,其表象和根源始终值得深入研究,但在中国人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激情背后所隐含的社会发展规律,也始终值得关注和深入研究。它与人性有关,也与社会主义理想在实践中对于人心理的作用有关。中国的社会主义传统贯穿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开放的全过程。社会主义的传统精神在于,把个人的存在寄于集体的存在,舍己为公,自身解放的前提是解放全人类,全人类的解放是其最高理想。从2008年汶川抗震救灾中,国家领导人、党和政府、人民的忘我投入、全力协作以及令人震撼的默契与凝聚力中,我们可以看到社会主义的传统犹在,或者说传统重来。

上述两种传统是中国执政党核心价值理念选择的直接资源,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是中国共产党立足与发展的根本,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共产党的个性根源所在,这两种文化在实践与成长进程中的结合与融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路径,也是中国执政党核心价值理念孕育的基本途径。

## 2. 西方传统

无可否认,现代世界所通行的规则,是在世界现代化过程中形成的西方主导的文化与制度体系。中国人对于西方的情结是极为复杂的,中国在百余年的现代化进程中遭遇西方,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大的应对路径是从失衡的一极转向另一极,从不加分析的拒斥到不加辨别的接受。“这种态度观照出来的西方,不是一个真实的西方,而是一个经过简单理想化后概念性的西方;而与之形成对照的中国,也不是一个真实的中国,而是一个简单妖魔化后概念性的中国。当然,也有相反的情况,就是将西方妖魔化,而将中国理想化,这其实是一回事,都是以现实功利目的(现代性的基本原则)来将中国与西方黑白二分。这是功利的态度,而不是追求真理的态度。这